蓮峯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蓮峯集卷[illegible]

宋 史堯弼 撰

[illegible]出守已夙著於風謠三

[illegible]至懽誦交騰恭惟知府

[illegible]以文元之事業晁迥而暢

以太史[illegible]馬[illegible]咎[illegible]數以根其中晁以道以崇福

之詞華以麗其外晁之道全提祖印參妙貫於心傳益顯家聲集大成於玉振故雖處二千石之重而不驕於富貴猶且閱三萬軸之藏而閻出其緒餘將大用之豈久居此惟赤水巴川之會有銅梁石鏡之奇冠蓋往來集萬艘於江浦仙真隱見遺九鍊於茅山資道德之照臨賡風流之衣被坦然正路之日啟行矣大賢之彙升筆倒三江合蒙稽古之力政成餘地姑試發硎之功尚疑暖席之未遑已有追鋒之遄至某夙蒙恩奬叨預姻聯

閒休命之播傳喜窮途之蔭映容分餘潤猶切小人之便私佇入中臺即為天下之公賀

謝解啟

某聞之物無小大必有用于世人無貴賤賢不肖必有事于天下農以耕賈以貨工以器百執技藝各以其能聽天下之役而不敢後非有他也天之所以命我者當然而不可已耳君子之立於當世豈無所命之者哉得之于天根于性命之間發而為道德仁義忠信孝友輔

蔽文章之光舉而措之天下以成事業者蓋君子所受
命於天而不可已者也農不可一日不耕賈不可一日
不貨工不可一日不作器百執技藝之人不可一日不
事其事故君子亦不可一日不求用于天下古之仕者
三月無君則弔雖一日出疆亦載質焉是豈樂進取慕
名位而干富貴者哉要以正夫天之所以命我者而已
某愚不肖敢自列于古之人哉然内度其區區則亦有
不敢自棄往年所親慮其所聞不廣于四方爰命以遠

遊是以萬里冒犯瑞悍以至東南旣而憪然涉沅湘以歸此其心雖非必于求進者然其中之亦欲有用于世以正夫天之所以命之者則亦未甞一息而少忘故場屋之役或未能免焉伏蒙某官不鄙夷其愚羽翼而推挽之者百方意欲使之有所著見於當世而後已則今尺寸之獲雖無足言然亦有自鳴呼天其欲擠厄其身使伏草莽不得施則已或者欲有以用之于世必將始于今日其爲賜何如也夫有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有

一言之相與而人終身為之不忘況三閱歲之間日拜於下風而又蒙獎借而誘掖之似有以知其中之所懷不至於碌碌欲與之相期于高明博厚悠久之域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況其生於今而能獲其心者即此其不可以不謝謹具啟事述悃愊之萬一以布下執事

通青城程宰啟

伏審縈綰銅章居古子男之地光臨玉壘號佳山水之

鄉當此下車之初截然報政之敏士流增仰民氣已和
蓋字人之職實以愷悌風流為賢而比歲以來廹於賦
輸星火之急每聞督郵而已懼未覺縣令之為尊雖欲
鳴琴詎能閑閤惟皂江岷嶺實兩蜀秀異之所鍾况福
地洞天有羣仙翺翔于其上竹雲齊合山色翠流不妨
引騎從而數遊或可釋簿書而一笑顧此縣封之屈
得非吏隱之奇茲緣地靈以處名勝恭惟某官江鄉人
物酥酪弟昆族已並於蘇陳政久傳於魯衛兩州贊治

泛綠水之紅蓮百里承流揖西山之爽氣更假才華之刃一新廢置之綱起魯恭卓茂之風繼茲遼邈踵清獻汲公之跡自此權輿曾驥足之可淹亦牛刀之暫試如某者樗才無用蓬戶至微白首雙親臥疴累歲平生半菽待養一身猥蒙桑梓之依方借江河之潤雖知曠度為三十六峯而來得沐深仁同十萬餘家之慶再三抃蹈倍萬等倫

謝王郎中啟

迂愚何取初無堂下之言獎拔過優猥玷幕中之選論
交非素寵命偶加豈徒拂拭其生平方幸吹嘘之有自
矣伏以古昔既遠遺風莫存孰能收士于寂寞之濱灼
分鑒別自非用意於尋常之外莫障波頹豈無德人力
振斯道某學空慚于自守才不足以適時生而濶踈數
復屯棘簡編自樂付出處于無心蓬蓽粗安任窮通於
定命不由紹介忽奉版書俾陪賓佐之遊將遂安輿之
奉夫何特達有此會逢伏惟某官性賦中和道尊皇極

貫百代之學而歸於有用盡萬物之變而行之以仁竊考名德於先朝獲聞故家之遺烈昔在祖宗之世實深社稷之謀勳業不磨具存制詔祖孫相望合冠近班少屈星軺之臨聊庇井絡之分豈期樸學特荷深知俯念孤蹤何以辱湖南之賓客仰高德度顧莫攀江左之風流但知益勵于操持或可勉循于職守請學為政幸曰親長者之風誓盟此心其同効衆人之報權輿茲始詠頌莫陳

謝李守啟

伏以恩有大而難酬情有迫於至切輒犯英重豈期矜從惟大君子為能推無礙之慈顧愚不肖私獲遂必從之欲嗟歟手足之至痛永矣幽明之既分寂寂帷幌久沈蕭寺茫茫原隰未即幽墟鶴髮雙親長懷夙夜之感鴒原一念何勝風雨之哀滯䰟八年歸安一旦此盖伏遇某官用法雖嚴而行之以恕持心甚厚而守之以公誼已薄於層霄仁不遺於纖芥閔其無所歸之殯深足

悲憐察其不得已之求出於危迫輿哀泉壤施德丘山沒而有知當結草以為報生者未泯誓藏心而不忘頌銘之私筆舌難露

代朱縣州回蘇邛州李文啟

訪別吳江久矣歲年之換言旋蜀道嗟歟會合之難遥聞桑梓之鄉已沸袴襦之詠方圖贊慶首辱貽音感既溢而中慚神已馳而形絆伏惟某官峨岷英胄湖海勝流闡道鄉來已游心于汗漫不妨聊爾尚俯首于軒裳

諒簡帝心俾繩祖武小試八州之督旋升兩禁之華言念曲臺想光塵于僚舊會扶藜杖從嘯詠于邦君

代張承務謝試官啓

某啓伏覩漕榜猥叨薦名者竊惟科舉之設以搜奥異秀發之才不圖孱弱之資偶合規矩準繩之內學未知其所向寵忽至而若驚嘗聞古者國家之取人也必教育之甚久而非擇之於一時故當時君子之為學也亦涵養之有素而後發之於一日葢教之不久則或失於

苟簡養之無素則將入于輕浮是以上之所以取人之法至嚴而詳下之所以為學之方甚難而備始置之于庠序學校之中而後措之於選掄論辯之域大必造於道德性命之理而小亦習於射御書數之徼取之雖甚密而天下不以為煩學之雖甚久而天下不病其緩務盡其實無求其名故能網羅當世之英才而無所遺陶成一代之習俗而底于治人知積學之美自無苟進之風某雖惷愚學且迂濶粤從童稚之歲深杜苟求之萌

浪爲場屋之遊蓋自父兄之命不謂微瑣亦蒙甄收此蓋某官以廟堂求賢爲懷以菁莪育才爲念用心甚廣將爲一世之公擇人至寛不求一夫之備聊取寸長於今日責其成器於他時仰惟激揚晚生之心豈勝感荷刻骨之至誓當退力於學不辜所期日思所以脩已深造之方庶幾少報盛德萬分之一

考試省闈謝丞相啟

較澤宮之彦方妙柬於衡平服笼庫之聮迺濫塵於竽

吹荷一時之盛遇知小己之至榮鏤極感丹爰占謝墨
伏念某學無根柢詞乏華芬第杜牧之阿房蚤慚異等
官阮咸之騎校分隔清流不圖犇走之甲忽有傳宣之
寵回思薄技欻起厚顏書中之字蟫生久兹廢思門外之
袍鵠立猶是等夷冒焉操去取之權或者駭見聞之舊
至若討論商略參天子之從臣燕勞匪頒賁朝家之內
帑是為優異迥出尋常甚思山片玉以蒐材正恐日五
色而過眼曷逃曠覓秖玷陶成兹盖恭遇某官贊極以

敘民彝秉誠而穆天縡紀宏休於白玉聿高同德之勳歌世美於緇衣克篤好賢之志褒典特加於洛學恩光徧及於里居抑子弟以寬寒畯之塗申禁防而覈材能之實凡此力扶於公道卓乎增賁于斯文遂致瑣庸亦叨器使某忝無以報誓不辱知脫選者謂再登科自憐此日代天者為真造物永托餘生

代人上楊節使書

兩府節使太尉鈞座某嘗謂有國家者不可使威重之

臣一日無於天下威重之臣其功效不特見於紛紜多事之時而尤見於治平無事之世盖多事之時其為功也顯而易見無事之世其為功也隱而難知方其犯煙塵冒矢石以摧難挫之鋒鼓行於大敵之前以取百勝之利如震霆如破竹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以扞社稷以救生靈於累卵阽危之中此為功人孰不見及夫事已而兵休養安而務閒暇然其威靈之所震蕩氣焰之所懾服使姦宄陸梁窺伺之人望而畏之破膽折氣於

寘寘之間盜賊寇敵之患潛消暗伏而不敢作譬如湍
悍之水巉險之山神龍之所宮猛獸之所宅若不可得
而犯使社稷固於泰山不動之際此其效尤爲至大而
世莫之知也自非威勇膽氣之奮發智術方略之運動
忠誠節義之激烈有以絶出於衆人之上而高視於一
世之表者孰能至於此哉以是知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以有威重之臣而已唐有天下
三百年多事居其半然其所以立國者以有威重之臣

可恃而已是以天寶至德之世所恃者汾陽王子儀臨淮王光弼也建中大歴之際所恃者侍中韓洪僕射愬司空光顔也夫豈必安史之變朱泚之變淮西之變而後見此數人之功哉其平定之後内之諸鎮外之四夷有所忌憚帖服而不敢為變者以有此數人而已然則唐之有天下豈非以有威重之臣為固哉由是觀之其為用於天下也大矣恭惟兩府節使太尉執事知勇忠義卓出當世方敵國深入四蜀震動奮然一身轉戰百

闕上以衛朝廷而下以保吾蜀其功固已大矣爰自講
解之後環數千里之間百萬生靈安於田畝農桑之樂
無有烽燧桴鼓之警全蜀晏然秉間竊發之盜不作而
朝廷得以尊安所以如此者非執事之賴而安歸哉夫
為天下威重之臣功盛業大吾蜀恃以無恐者方且深
執謙德降以下士此當今之士所以願歸依於門下而
不敢後也昔唐杜黃裳元和間名宰相也而實出於汾
陽王郭令公之幕府韓退之百世文章之士也而常遊

於北平王馬燧之門以是知威重之臣其勳業盛大可以垂萬世而不朽雖杜黃裳韓退之之賢猶願出於其門以託其光耀而況於他人哉某雖一介無用之人然自少亦欲有所建立於當世者竊服執事之威重二十餘年矣嘗願一出於門下以望見光釆託勳名以垂不朽焉然寸祿之所迫遑遑奔走於四方終不得一遂其願今者莅官而適庇身於旄鉞之下此天實賜之使負緣幸會以副其平生之區區不勝踴躍進伏墻屏伏惟

執事幸進之徐察其所能將有尺寸可以備使令不碌碌而已者惟所裁幸不宣

蓮峯集卷十

宋 史堯弼 撰

小簡

與張丞相

某今歲依迹寓縣竹所幸者日在鈞府數數聞相公動靜於數千里外甚悉如日侍台坐然不知楚蜀之隔也每以自釋與常歲僻居欲問而不得長懷歎然不滿者異矣邇日冬令已半緬惟體道夙夜大川方增精神所

運天人畢相佛氏所謂其福勝彼者非此而何其遠借
廣廈之覆兩親益勝健自明年山林潛伏之計漸遂緜
竹邦風久熟察之良近古禮義獨在父兄子弟方勉學
而相門近族子一二皆秀可喜但鄉邑耕民與茶園者
焦急特甚於嘉眉間春時流殍載路所不忍見仍歲已
如此又不知來春如何更旬日將歸侍邉南首恩情欲
往不可臨風浩歎伏冀坐御六氣以遊無極亦烏乎待
哉不勝懇懇之私其近於戒仲四十九哥所竊伏聞相

公溫凊之餘閒閤深居天遊獨得大易微言著書已就
雖聖賢常德但造物者亦將未許忘世耳宓犧氏時近
太古遊於易初難方生而未極至西伯周孔而變極矣
三聖獨體此履險蒙難一時乘馬雖若迍邅而靈龜內
得豈復爲朶頤而失當時與後世固已如鳴鶴之子無
不應者得非能居其室出其言行無不善者哉相公滕
下兩儁器又共講此道樂未易言長公英特超詣見近
文益快人意又竊聞少公深厚亮達興甚某恨蹲伏蜀

底不得遂下風之情以幸緒餘且縱觀兩公凌厲大為

門下之慶凡此嚮仰其中如何伏紙飛越

與張丞相子欽夫

今歲來䌛竹五收所惠書三得所著文眷眷於我厚甚

累年别來無如此慰滿也仲隨所附書果在嚴隆後到

冬氣已深比來侍奉國太夫人和國大丞相起居復何

如近與仲隨數數欵晤具言欽夫夙夜孝友上奉重親

外接事物酬酢一切周旋切切至之狀賢業方進如此仲

隨極言之不覺感慨出涕閒之重增歎想益克此心放之四海何往而不可也文字真小技哉願益勉之不倦不息深所望者楚蜀邈然恨不得相與朝夕仲隨每過從相對日相念耳小道士聞益奇近作何文懷抱千萬殊未能布惟萬萬為親益盡珍重

與李久善叅議

某違離門著又復累月居僻左地不能問起寢狀不勝依依有自少城來每上詢台座伏聞比來氣體益充神

觀愈邁此固道力所致豈亦岷峨之神寔贊祐以陰厚吾蜀耶輒易少稟傳聞劉叔夏將赴眉倅而程右史季子侑未有移牒想台座必與薦名矣此小程所深望於門下者叔夏固自與右史有契更借九鼎一言端可必耳某不遠歸侍謹先録近所鄙著一二上干聞聽惶恐惶恐旦夕即面請鋤削尚冀為廟朝調護倍萬之懇不勝勤渠

答張德明求誌銘

某伏蒙專人惠書伯誠已辱誨諭矣委曲深至如此某何者逌敢當祇用戰惕且審此日霜勁侍奉壽母令人起居萬福某出朝議先生之門豈敢於誌銘輒有違避但文字拙踈姓名么麽非任之屬敢不惴哉伏承見采之意厚甚且往復再四誠意激切恐益無地今更不敢逃命以重取罪容續杼思却告轉求當世知名達官名位以充之使其姓名不玷金石幸甚幸甚德明與伯氏齊年以文見目尤非所宜自此告削去比來敦迓諒勞

神觀叔介令有消息至即往問左右他靣以𢿘謝

與邛守蘇季文

某稟頓首拜上覆知府太博知焰鄉文台座即日冬序極寒伏惟坐嘯餘暇燕處超然明神罷綏台候起居萬福某奉親里居蒙大庇粗無他拜侍未期伏幾倍保英重以俟環召為斯文九鼎之鎮不宣

東坡先生妙道絶學久矣不聞於世也而緒餘發於文章政事言論風旨者又誰似之伏惟知府太博文槩然

收之晚季全提祖印復盟斯道一世士蒙賴甚厚分符小試開府未幾而異政卓然抑黃豫章所謂海涵地負聲實相當內外稱職今復在茲乎竊惟知府太博丈鄉來道學鼎盛若將與惠荀輩相期滄州之外此特見於善者機耶風聲流聞不獨眉山增重而某亦被輝映多矣景仰

往者高安奉辭以西不聞誨誼者又四年矣其為道德文章之仰惓惓如何自聞歸為白鶴之鎮日夜延頸企

踵以望絳節之來甚於邛民而開府至今幾一年迫近無幾舍乃不能一埽門下以釋其慕而又缺然無一書以承動靜輸款素則禮有似不遑者而豈其情哉蓋自春末朱文約過左綿度夏及秋更歸又值卭嫂自湖外還一病不起災禍相惱百況感愴因循怠慢今始獲遣人以干記曹伏惟深照有素雖或以情矜亮而其忸媿負疚亦何以寄此顔也

慶公和尚茶榜文

方靈芽未動時盡大地無尋處爭奈而今碾破不嫌與衆分甘須憑世外通人爲辨箇中真味恭惟慶公禪師根苗特異風味不凡迥超百草頭邊獨秀孤峯頂上明招銚子直與踢飜則老籃兒已曾拋下上窮佛子下盡羣生如今總與一甌普同甘露從此不妨兩腋各起清風

未露靈芽已知善種況是生先天地自本自根自固存

要須飽熟風霜勿正勿望勿助長何勞摘取便足家珍
苟非其人鮮能知味踢瓶翻銚不須公案重拈儲月分
江便是東坡活法

印公和尚醫眼茶榜文

竊以起一生于萬死屬大醫王破羣昏而獨明是為圓
覺特持絶品遠向勝流伏惟印公大德寶鏡當空金篦
在手透見祖師心孔刮開諸佛眼睛豈惟受龍樹之秘
方抑亦造軒轅之靈彀九衢暗暝真推明月照臨一片

太清肯使微雲點綴功德實難思議文章未易酬勞漫

憑兩腋之清風為謝萬金之良藥

祭唐惠父知郡文

士盛吾州公獨早秀負笈飛翔揚于天校顯噩遺文深探厥妙發為詞華常出人右士爭取式鋟木以鏤迄今誦傳載於人口登名大庭歷試云久俾同郡邑政術愈茂餘刃恢宏迺縮于袖晚始擁麾方州是守千里之民嘆未始有神胡不弔奪民父母況痾永已抱才莫究求

以朱旛還以冊飛峽風秋悲送鷁西首嗟我與公弟昆
中表寓悲此觴敬以文侑有懷惟德有淚如溜

祭謝宰母太夫人文

有僚瀨江令尹則賢魯山潔清武城歌絃豈弟牧人不
勤箠鞭厥惟令母實誨使然顧慙顓蒙獲參官聯熟聞
德聲考之僉言曰初作嬪睦婣家傳慈祥肅雍幽貞靜
專馥郁壼閫如蘭蓀荃藻蘋餘閒服膺簡編圖史紛綸
旁羅貫穿授子以經籯金笑捐發為曹訓婦言盈篇謝

藴吟詠的歷珠蠙筆追衛家落紙雲煙具此衆美婦德之全詩歌女士夫人有焉謂宜壽旹豈千載華顛風木不停朝露忽先豈游瑤池雲輜翩蹮或往凈方坐於寶蓮凱風之悲攀援莫還我卜升堂使婦拜前是則令儀奉之周旋今也來思空撫几筵恭陳豆籩淚流迸泉

徙墳祭文

易墓非古也孔子聞雨甚至防墓崩泫然流涕而況於體魄歸復于地茲久乃一旦震動暴露以遷為人子者

其歆忽見而情有大不可已者前所葬地水流于寅在風水陰陽之法當禍長蓋頻年之間血屬相望于死凡六人皆長也寅之流禍無窮血屬之存無幾祭祀之承其不可以多殺意吾二父之靈亦不得安於此土也今改卜新兆叶吉靈其將永寧嗚呼子孫幽昧愚塞不嫺習風水陰陽之故使墓師恣為欺誤誕謾至於多殺靈之血屬且震動暴露以遷其何所逃歸罪戾惟靈尚慈悲哀而赦佑之

祭程右史文

嗚呼人之出沒乎混茫之中其偶然耶才之洪纖智之明晦傳授之際亦有司之者耶凡榮粹得喪升沉通塞其有數存耶豈倏來而暫去 初亦無定耶人相與離合悲喜之變死生契濶之異亦有說耶其無有耶天耶人耶孰操柄是孰主宰是何其不齊不測不常之若此耶使僕之悲至此其極耶悲夫人之病在才智之不足而公為有餘發為精悍踔厲淘汰峻潔之文足以取高一

世東南與吾蜀之士皆推稱焉天既畀之若將大為時之用者而止于是耶蓋嘗立螭坳勸講讀掌命書横翔孤騫震驚一時何其忽然而遽却耶見忌于人三黜而歸天地日開明才者日登用衆皆謂公且召入司帝制胡為遽然而謝去耶公之遊布天下獨與僕弟昆親篤無間言往執别于鴈峯之前約相與為歲寒之遊僕既行千里竒禍横出而天亦奪公以去天乎若此其毒耶孰知夫前日之歎變而為今日之慟耶雖然公處寵辱

若遊戲然其于死生之際豈遊戲視之耶在易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而況于公之英爽如此謂之存耶沒耶此為達觀者言也若其情鍾念結又將何以已耶孰能詰其說以紓僕之哀耶頃以患災闔門且久比公葬不得臨其窆拊其壙深有愧于古誼公尚寬其戾舉其觴耶

墓誌銘

廣漢楊君大年墓誌銘

紹興歲辛未余過廣漢郡太守館留余於房公湖有客

冠儀肅然謁入恭甚蓋郡人楊其姓椿其名大年其字也察其姿外重遲而内敏悟多技能尤工於琴與醫指法及脉法往往自得余時病寒嗽大年為胗脉論釁所為受病之説如目擊凡月夕必抱琴來為余鳴彈於茂樹翠竹湖水淡蕩交映之間飲常夜分不倦觀其趣非有求於余而相親重有味如此彼其真誠不以世合也一日從容為余言某早不夭失所怙不自收束間近非儕類飲酒博奕放縻以故生無師友源流之益今始知

貴學惕然疾病於中但年浸大扞格無所至奈何余為
言若於琴與醫幸能日造入移是術智於書能不輟不
厭其何不能則喜且恨遂不復廢書余由是愛之問其
鄉之人皆云大年家故饒於醫非以為術特病夫世之
貧不能致醫以死與誤餌食之中道夭者迺探賾岐黄
之文五運六氣之化又旁究他方書脉訣既有得則製
丸劑施病者辛未春郡大疫死者相藉有親族忌不覘
伺者大年不擇高下往赴無憚家人懼甚拘是不得出

則謬為他適其人多賴以活亦不自以為德也間持緡
幣適市遇貧急探懷袖與之不省問誰氏余由是益異
之後五年余復過廣漢其子浩來拜且泣乞書其墓則
大年沒既四年矣為之潸然不得辭按楊氏世為郡著
姓大年之父霧承節郎母彭氏沒數月大年毀骨立遂
疾以沒得年三十四一男浩也三女長適朝奉郎張某
之子某餘尚幼以紹興某年某月某日從母夫人葬于
雒縣宗賢鄉鴈橋里原其心篤於賙人賑物之事後將

有顯者銘曰志莫充齒莫啚没以孝幽不隔往從所恃
永元宅

楊君夫人彭氏墓誌銘

廣漢楊君霶之夫人彭氏既没之四年將葬其長子松之配張氏與余之外家有連松又以余友生張者狀來乞銘辭不可夫人世為新都縣望氏曽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有學不仕母氏少有淑質父母擇所宜歸歸楊君楊君家素豪夫人入門一相以慈和恭儉持其家而

周拖以待物使楊君得以日賦詩飲酒燕賔客自娛不知有家之為勞且勉楊君使不以心計鉤距取富曰厚薄聚散若有命其安之庶為子孫百世之計以故家雖豪而無乘時射利之為建炎初方師與上下告匱楊君傾家財佐用度朝廷命以承信郎寵之夫人諗之曰君父方在難一介隸臣可坐受官爵宴居自如耶楊君由是出領步卒備邊守有勞遷承節郎夫人則為之主祭饋祀必潔以虔理家事纖悉中度睦內外親皆得其歡

誨子弟使志於學楊君既沒舅姑春秋高多疾恙夫人夙夜治湯劑進飲食求以順適其意無不盡得以怡然不啻如楊君之存楊君有女弟與夫人之妹早寡居生産空索夫人取養于家無間然收其孤穉撫摩聘嫁必擇大家如己子篤於親愛多此類紹興二十三年徵疾以沒年止六十族黨與其州閭悼惜焉夫人平生喜尊禮師儒出於天性始者之父岷少從其伯父張公正已學文教授爲鄉先生夫人使松從受業積十餘年敬愛

日加於初一夕盜穿學宇欲攘取未得夫人聞之未黎明即函襲衣往勞問其勤厚如此已而松預郡賓薦若將昌其門以報夫人教迪之勤者未赴禮部試而夫人没季子椿以毁致疾後夫人數月亦没一女許適人未行先夫人没孫男女若干人松舉夫人葬于雒縣崇賢鄉鳫橋里先塋旁實没後四年某月某日銘曰不以富自娱行慈祥相恭愛以延儒門將昌時不待今則亡我書其石光其藏

兄伯振墓誌銘

余伯兄明甫諱堯俊一字伯振少穎悟軼羣為文必爭奇無秋毫世俗氣年二十有六類省試陝蜀考官沈黎守貴公樞得其論漢函羣策驚異絕嘆以為非今世之作也手其文示同考官秘監何公倫會亦持其策來見謂識治亂體如制舉文而駕部外郎李公百藥已定其賦詩有天下之選之語擢為第一人文既出士皆傳誦余時行東南留在所見何公自蜀致其文於兵部外郎朱

公輅宰相取觀嘉嘆黄甲恩解褐擬劍南西川節度推官從辟教授永康軍尋被誥授左文林郎教授維川郡未幾除改四川茶馬事司屬官事素號繁浩兄始仕使者闕一切裁之無留難自先朝來賦取出入盈縮一日盡究深久於吏者之所不逮間論事諸臺稠人中聲吐洪暢琅然動左右坐皆增氣利害多所從其風神秀拔識度恢踈故論者期以功名可立致當世大事為可辦此余聞凡大夫士言然兄與時書來江湖嘗曰凡吾所

以仕者蓋為養耳必子之歸相卒業以求吾所聞於古而根於天者悲夫以累百絶於人之才内未極其所止外亦不一施於用不幸年僅三十有二以沒於是閭里州黨及天下之善士又相與出涕太息歔欷不置矣兄性虛澈回轉古今理道先民微言人莫可究測者皆一見洞悟穿貫無遺滓自余及季氏盡力終莫能與俱也蓋别七年而兄沒沒之二年余始歸歸二年嫂劉氏亦不幸卒先時皇大父墳地人率咎風水曰在葬書長不

宜故兄之卜最謹久乃得在眉山武德鄉岡如龍夭矯旋盤來投大溪止溪有潭洞號大小龍湫相望泓碧如珠聯與山相紆徐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丙申俱葬史氏占籍眉之青衣故久自余曾皇大父尚義俠皇大父有文聞太學至余父學務躬行周人急如己余毋輔以無倦而兄益遇寒士慷慨視財如糞土一子宿孫益慧幾兄之不亡銘曰龍湫之旁龍蟠其岡維伯氏之藏後之昌

王老僧塔銘

嘉州龍遊之屬鎮曰平羌岸大江人彩以繁有院曰大悲屹焉市廛中有老僧紹宗眉龐骨立頽然出入民伍間供其鐘磬梵唄之事闤闠郊墟莫擇所適遇人無貴賤尊少懽愉無間暇則敞軒面竹曰梢雲兀然終日若槁木然平生未嘗見欣戚藏之有無一不問或胠篋持去雖空乏亦不以動意得年八十有五以化幾若無心者夫浮屠人之說余不能盡詰大率欲旋反於初不滯

於物死生變遷有不能入者余不知師果能通其說與
否特喜其能一切不係著于心與今之利于山林墨墨
而居于于而作自以為有得而其中往往遇物則勃蹊
搶攘不知自息者是於其說余又不知其孰為通與否
也師之化以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甲子火而塔之以三
月丙寅小師法圓既奉順其生又能厚於其終求余書
其塔師姓王氏世為儒生於余祖母為母弟銘曰不住
著止係留身百年海一漚泊焉漚滅今何遊

哀詞

寶文閣學士開國郡公程丈哀詞并引

紹興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寶文閣學士通議開國程公年八十有三以沒公宣和初為侍從持節察數道作鎮大藩晚爵徽侯就里第諸子吏二千石通守方郡諸孫曾元數十人皆宦學歲生朝朔望上壽赫然一時踰四十年老而益康寧聰明如少日今達官貴人在天下聲位出公右固不乏至福祿壽善具美子孫蕃熾昌

大必稱公皆以為莫及常考驗公所謂得報於天如此者數聞長老言公平生帥邊未常殺人軍法當死必為道地生全之徒流亦末減以論然所至設方略張紀律人不敢犯邊以安常推是心凡治獄必恕理民財凡厚取以刻不為夫天地之心惟生物為事人誠合於是天之豐其報其理不信然耶令人帥邊治軍率忍於殺謂不如是威不立治獄務鍛鍊人法惟恐不極斂以急刻刮民膏髓殆盡猶不慊以是故不得盡其年以長有其

富貴子孫不旋踵不振不知幾何人報章章如是世曾不以戒何哉東坡翁常著外祖逸事實公四世祖以直盜蘆菔根者寬寧免官去已而壽九十其子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三人其為德源流所從來已遠至公益推是心施用程氏之世益大不以是故邪公生世滿足何憾吾特哀夫德人長者之於世寡也故表而出之為世鑒戒而係以詞六章章各五句其詞曰有煒其存延閣其崇徽侯其尊子孫後前金印纍兮或

駕以出里人以觀指以謂人曰是壽善耀吾里兮有盡其亡昔惟華顛燕笑林下几杖罍樽兮委蛇兮里人告言曾是華屋忽焉丘山里無斯人悲莫禦兮相其哀榮惠考乃行維是不忍不黷于殺天則報兮浴爾後來懋乃厚德無忒于薄以侈公祿永厥世兮

宇文龍圖時中哀詞并引

龍圖宇文公之喪大夫士弔曰此今之德人長者也始其二仲兄在二府赫然上亦注目公踐外內任有聲身

尊而德崇餘三十年閒與人未嘗大色詞雖卑者言藹
然聞人善若己有可謂德人長者今亡矣雖然是殆見
其溫恭自牧者孰知其剛明立事奉身進退蓋甚武且
決者哉夫士所為不及於古者剛不能沉潛而吐柔不
能高明而茹皆不足以成德吐者必折而茹者不可與
立若公者非沉潛矣而又能高明者之謂哉宣政間權
臣震天下天下士畢由其門嘗與之並朝而不少貶焉
是時方恃治忘亂公獨懼國勢之弱及數言諸公不合

則乞補外上留使賛讀不可遂知平陽會用師燕山燕將劉嗣初來分屯反側洶洶莫測公從一騎抵其營納以信誠諭以敗禍而陰設備張勢使兕虎豺狼帖帖不敢出穽以闚兩河賴之有司方倚燕事幸功公不樂懇請解郡去不數日嗣初叛殺守將屠平陽未幾而遂陷兩河最後守潼川朝廷方欲用公又力請祠於是蜀之斂日益急郡縣益削吏益以惴惴而公則已家居泊然矣獨何所見而然哉余行東南歸始獲拜公公不以年

輩爵德與之論議無所不盡則以是知其私尤詳信乎其溫柔而能正靜而敏於先幾退然若怯而毅於事方進頡頏而勇於退蓋處事甚勇且決而恨不大著於世以没也故嘗以為如是乃可為德人長者哉彼甘于自卑曲奉而磬跽竊竊然謹毫髮畏繩墨以為是德人長者之行此特以媚世取寵固名位而不去者之為耳而何益於治亂之數哉莠亂苗而紫奪朱惡其似也考論公德者庶其有別乎詞曰甚矣吾衰世泄泄兮末俗善

柔波頹靡兮以是媚嫵麗權勢兮稻粱之謀網羅隘兮孰深而厲淺則揭兮有懷夫君横流涕兮被服明月中晰晰兮廓寥將翔方凌厲兮忽何所見戢而逝兮進也更猶退勇鋭兮曾是溫良能果毅兮憂莫可起九原閉兮矢詞洩哀悼此世兮

程右史哀詞 并引

吾州右史金華公以文字行于時交游滿天下晚特與余善盖樂余之誠而余亦得公之心别未幾而訃聞不

覺失聲以哀因追論其平生有世未盡知其心之然者始公東遊余與之偕宰事者一見公以其文有西漢之風薦之策府擢右史兼外制勸講西清數引經誼合于國是天語褒稱之南方士之秀咸自謂莫及宰事者權益張慘舒恣肆驚一世莫不惴畏務軟熟順事之人謂公稍回柔兩地可立致而公素涵遁脫平時之論議風發中其機的見忌惡出令虔之安遠安遠在荒徼人謂之不堪公作歌詩飲酒一不問詩語間含譏刺于書常引

喻切諷之旨人所難言聞者為之懼益見忌使為彭州丞以歸讒媢者曰至由是有武昌之獄又有靖川之移自安遠歸與余邂逅豫章城歡呼論文終日不識其為轉徙也將之靖川送石笋峯下則對客嘲哂如平時浩然以去宰事者沒公始歸英儁漸升用語誥命者必屬公而訃已聞莫不悼其有文而無年夫物之理跌而起起必大振而乃止于是豈能使余之勿悲然其終始三黜處之常若嬉戲然此亦豈無得而然者哉又豈可以

死生脩促為悲友生家伋仲安善論公以為精悍而實
坦蕩其睟交宰事者與交一命之士無間仲安蓋知其
心者公之文世皆知之而未知其心之然故序列之以
洩余之哀而係以詞曰孰披雲錦之陸離兮泝清都而
高騫忽回飇之振薄兮鷩墮翼于修闕理或柅而必行
兮亦消息之固然不須臾而留待兮據華屋而丘墦彼
軒裳而泥汙兮此翰墨之虹蟠較輕重于錙銖兮信天
公之常慳抱連城以自珍兮顧通塞其何患翔遊戲于

寵辱兮諒死生其一貫念摻别之曾幾兮倏音容之莫見心悵恨而長摧兮涕淋漓而日潛嗟露電之無住兮夫聖賢而能免非浩刧之可攝兮惟妙有之莫變儻此道以同符兮會將相求于汗漫

簡池守孫公哀詞

吾州所以重於天下者以風俗厚論議正士大夫有家法而子孫能世守往往可以傳後世風州里蓋孫氏自少師公更内外任以風節聞簡池守朝議公又能嗣以

清白廉謹飭子弟在家一切嚴法守不違在官動以禮
義蹈繩墨在鄉吾州人喜論議率難服至言家法則稱
公父子再世無間言曩吾州守有大為姦利不法者而
性暴傲不祥以吾州衣冠之會作意侵辱之務以聲勢
嚇人使不得窺議則肆志張甚公自簡池丐祠歸以禮
一見守來謁公戒門以謝於是深居未嘗一輿之私覿
使若不可得親踈者終守之敗秋毫不敢以無禮加公
古之仕者出則澤在人其居澤在州里至於動以禮義

蹈繩墨使人視之而可則聞之而必作又澤之尤者則其沒也得非可以祭於社者之謂歟公之行治其詳則有書墓之刻吾州里之評與凡賢大夫士之公言在詞賦故屢作喬木峙德人亡兮誰仰止驗平生兮無少累敦落而世其美入於學兮出以仕佩嶔躍兮循轍軌書十卿兮人則視紛後生兮恬委棄樂廣殺兮事詖詭捐棨度兮踰德禮噫九原兮憂莫起亡奈天兮語吾里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